

桐间露落

感怀

开往春天的列车

办公桌上的台历换了新的，2020年的这一本，主题图案为“开往春天的列车”，樱花掩映下，一列火车轰然而来，恍如时光飞驰，势不可挡。
2020年春天，我在40岁的关卡中又往前走了一步。潜意识中，自己还是那个意气风发、少不更事的少年，可是回过神却发现，已经跟踉跄跄地走到了不惑之年。
四十不惑，这是孔子的感受。我想他的意思是说，到了这个年纪，你已经看透了世事，心境透明，什么都明白了。然而在我这里，不惑的意思不是真的不为红尘所惑，而是久经生活历练，性格的棱角渐已磨平，于是待人接物，多了一份世故与平和，不再锋芒毕露，也不爱寻根究底，亦不再轻易受世间人情琐事所困，所以不慌张也不挣扎。
不惑之年，人生已走到中途。回头看，平平淡淡苍苍茫茫；往前走，也并没有什么风云际会的前景。光阴待我从薄凉，岁月于我也不复杂，就如桌上的台历，这些年我用过的，图案虽有区别，格式大体一致，年年走着相同的时间刻度，记录着类似的工作状态。这中间，有心花怒放的美好时刻，有尴尬不忿的纠结忐忑。事后翻阅，当时的兴奋焦虑，现已波澜不惊，至多不过会心一笑，叹一声往事如烟。明年的新台历，尽管还预留着

大量的空白，相信到了年底，也会和以往一样，唱着一个调子的四季歌。
对于这样的状态，难免也有不甘心的情绪，更多时候还是对平安、平稳、平淡的生活的珍视。世界上太多事我不懂，我有限的生命也不可能全懂。有的人穷困潦倒，有的人富可敌国；有的人拼命工作，有的人吃喝玩乐。世界就是这样复杂，富人有富人的愁苦，穷人有穷人的乐呵。而我还在工作着，薪酬不多不少刚好温饱，生活不咸不淡无风无浪，夫妻和睦孩子乖巧，我就生活在这样简单的幸福生活里，庆幸的是现世安稳，让我的岁月静好。

桌上的日历，翻过一页又一页，一年又一年。新的一年来了，我们对它充满憧憬。步入40岁的行列后，我已不再关心自己的颜值，对我来说，健康比颜值更重要。我有几个朴实而简单的心愿：一愿身体健康，迈开腿，管住嘴；二愿心情开朗，读几本好书增长知识，约三五好友时常相聚；三愿家人平安，一同感受世界的多彩与美好。
开往春天的列车，永不停歇地往前飞驰。生命不断轮回，让我们在人生的旅途中，多关注沿途那些隽永的风景，在平凡的生活中，努力活出自己的精彩。

冬天到了，风冷了，为了暖身，鸡和鸭在院子里打了一套形意拳，各色时蔬在菜畦里念了一段草木经。我站在二楼的阳台上，看院子里的动物和植物，尽情言说冬天的妩媚和萧瑟。
大门正对面有并排的三棵金橘树，树上，龙眼般大小的金橘或青或黄，挂满了枝头。金橘树的旁边是一棵石榴树，风吹叶落，两个鸟巢便露了出来。从高处俯瞰，鸟巢里没有鸟蛋也没有雏鸟，只有一只老麻雀站在枝杈间啾啾而鸣，形单影只，像极了现代社会的空巢老人。
由石榴树向东、北两面延伸，分别是白果树、杨梅树、香泡树、樱花树、红豆杉、桃树和李树，树林总总，高高低低，有的叶子已经快要掉光，仿佛谢了顶的中老年人，有的青葱依旧，却也失去了夏日的神采。这样的画面，完全符合人们脑海中关于冬天的印象。
冬天是萧条的，但这萧条也不是全部。十二月，北方已经下雪，而南方的枇杷正是开花季节。白色花瓣，五朵或十朵编成一束，虽不耀眼，却也十分好看。当此时节，地里的菜也都纷纷开了“花”，变成了菜蔬。掐一把来吃，或烤，或炒，皆是十分的美味。一株野生苋菜穿出地面，几乎有三分之二之二的果树高，与其余菜蔬一比，有种鹤立鸡群的感觉。
除了碧油油的菜畦，果树下还种着番薯，藤蔓匍匐缠绕，仿佛给大地披了一件新衣。其实，说是“新衣”也不甚新，因为总有几只好动的鸡和鸭在番薯藤上踩来踩去，还在一旁的空地上刨出一个个几厘米到十几厘米不等的深坑。
院子里共有六七只鸡和六七只鸭，具体是六只还是七只，我不得而知。它们跑来跑去，顽皮得很，而我也未曾认真地数过，反正大概就是这么个数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些鸡和鸭不怕生人，你来或者不来，于它们都没有什么关系，它们虫照捉，蛋照生，该运动时运动，该打盹时打盹。交流起来，无非两种声音：鸡同鸭讲，咕咕咕咕；鸭同鸡讲，嘎嘎嘎嘎。
鸡鸭鹅本是农家院里常见的家禽，因为它们极易养活。比如我家的这些鸡和鸭，金橘、栗子、米粒、饭菜，人吃的它们都吃。而且它们不光熟的吃，生的也吃。将栗子对半剖开，它们能从果壳里啄出肉来。菜叶子、芋艿皮，更是它们

喜爱的食物。无论是否相熟，撒一把秕谷或者菜叶子，它们就会从各个角落里狂奔而来。
吃饱之后，它们就趴在树下闲憩，有的安静，有的闹腾，有的将脖子凑到水盆里饮水，一边饮一边还快活地甩着尾巴，看上去惬意得很。独有一只鸭子，素来不喜扎堆，看见院子里有人，它斜着眼望着，好似翻白眼的阮步兵。我没有公冶长的本事，不懂鸟语，自然不知道它在想些什么，而它多半也不曾修得佛门的“他心通”，亦不知道我心中所想。故而彼此相望时，以干瞪眼的时候居多。不过也有例外，譬如适才，也未知悟到了什么，它忽而“嘎嘎”两声，好似发出了得意的笑声，搞得其他的鸡鸭一阵莫名其妙。
鸡和鸭皆有翅膀，它们如果要飞，可以飞到很高很远的地方。栅栏、篱笆、围墙，通通都不是阻碍，但它们很少这么做，即使飞出去，也会很快飞回来。舍不得离开，大概是因为恋栈吧，正如人留恋故乡一样。

潘玉毅

怡然

万物有灵

相信枯树

林俊燕

散文诗

(外一首)

凝视他，聆听他，在光滑的冬天。风中他很宁静，无痛苦状，他的躯干一动不动。
面向他，我的情感如通上了电流颤动着，虽然他无所反应。我相信，他劳作之余深深地冬眠了，和我一样，在幻境中构思再也醒不来的青春。
但是我更愿意相信，河面解冻后，他将伸伸懒腰，吐出嫩黄的小舌头，与啾啾不休的鸟儿亲昵，给阳光撒下袅娜的舞姿。是的，我相信。尽管他的枝条已经被暴雨打断，仅残留着孤独的躯干，像没有脉搏的木桩。
吃杏子的季节又酸又甜，我贴紧他，吃又酸又甜的杏子，额头便绽出了绿意……我想该叫醒他，再次品尝人间的滋味。
摇撼他！依然，他的躯干如僵硬的木桩。还相信吗？当然还相信。只要我的生命之火不熄，他一定渴望与我同在。一定。
他感觉不到季节的转换，而我却感觉到了他求生的欲望。我怕冬天，为了他，我喜寒。在冬天我不能不相信——雪花覆盖他的时候，他真是一只敛翅休憩的长腿鹤。

泪与烛

泪是一团凝聚的烛，燃烧在里，流淌在外；烛是一颗滚烫的泪，温情在里，炽热在外。阴郁的时候我是烛，照亮你流淌的黑暗；晴朗的时候你是泪，冲刷我炽热的光明。

寒石

物候

寒冬“芹”意

江南冬天，雪是稀客，冰亦不常有，但偶尔也有冰封雪飘的日子。人因在屋里，一口红泥火炉把日子炙烤得干涩、枯燥，每个人眼里、嘴里，仿佛都有一股火要冒出来。这时候特别容易让人想起野外那些翠翠绿绿的物事，一棵披冰戴雪的绿树，一杆被雪压得弯下腰的翠竹，抑或一株窝在雪被里的小菠菜、小白菜、小青菜……
江南不像北方。江南的富庶，常常让人忘却那些在这个时节不该被忘却的事物。比如水芹。水芹被江南人疏忽得老久了。即便是这隆冬寒寒时节，江南的田头沟汊、沟汊汉里，水芹柔嫩的茎叶刚刚从冰雪碴子里挤出点点新绿，翠绿可人，人们心里惦记的依然是菜畦里那些被冰雪灼得一脸青郁、娇生惯养的家菜们，而不是一簇簇正当鲜的水芹。
水芹即野芹，田头溪滩，凡是常年淋漓烂湿之处都是其理想安身

之所。嗜水的水芹在与水和睦相处中也沾染了水的习性：炎炎暑日水升华为气在空中飘逸，冬日则凝结成水之花——霜或雪，飘临大地；水芹为躲避酷暑，在盛夏化整为零，只留根茎在地下养精蓄锐，秋凉时节开始苏醒萌发，冰封雪飘的冬日则迎来生命的盛期，正好跟植物界夏寒冬枯的规律倒了个个儿。
水芹“长”在《诗经》里，曾与我们的生活乃至生命息息相关。它别名旱芹、香芹、蒲芹、药芹，又名水芹、水英，甚至还有叫楚葵、野芫荽、萍荇、蕲菜的。这一长串别具韵味的名称，昭示着一种植物时间上的纵深度和地域上的宽广度。《吕氏春秋》云：“菜之美者，云梦之芹。”可见在秦汉时期，水芹已是菜中上品了。宋人林洪的《山家清供》向我们推荐了一道名为“碧涧羹”的菜：“芹，楚葵也，又名水英。有二种：荻芹取根，赤芹取叶与茎，俱可食。二月

三月，作羹时采之，洗净，入汤焯过，取出，以苦酒研芝麻，入盐少许，与茴香渍之，可作菹，惟焯而羹之者，既清而馨，犹碧涧然。故杜甫有‘青芹碧涧羹’之句。”这几乎是一个详尽的菜谱了。现代人炒芹菜，会掺入更丰富的内容，诸如冬笋丝、木耳丝、黄豆碎等等。当然，现代“碧涧羹”用的更多是家芹，而非水芹。
《诗经》里被反复吟哦的野菜不下二三十种，古人缘何如此厚待水芹这样一种微不足道的水草？除其“既清而馨”的口味外，水芹还是一味有很高药用价值的药。《神农本草经》《医林纂要》《随息居饮食谱》分别记载了它的“止血养精”“补气、去痰”“清胃涤热”等功效。水芹受古人喜爱的另一原因，应该跟它的繁盛期有关。冬日，冰天雪地，万物萧条，对古人的生存是个考验。举目四野，唯余茫茫，偶或于田角沟堤边的冰雪中冒出丛丛绿色，这绿色，

像一把火，点燃了空肠人眼里的希望，那是水芹，扒开冰雪采回家煮羹汤，是对一家子辘轳饥肠的最好慰藉。寒冬里的这片“芹”意，古人最懂。

“思乐泮水，薄采其芹。鲁侯戾止，言观其旂。其旂茝茝，鸾声嘒嘒。无小无大，从公于迈……”《诗经》里的这首《鲁颂·泮水》，把水芹提升到一个新的道德高度。泮水边的泮宫，是鲁国的学宫，不知始于何时，读书人中出了秀才，到孔庙祭拜时，得在大城门边的泮池采些水芹插在帽上，后来人们便以“采芹人”来称谓读书人，“芹泮”二字则用以称文庙。水芹长水中，其棱形茎秆里有管状细孔相通，扬州人即称芹菜为“路路通”。古人把读书人称作“采芹人”，或寓有仕途通达、顺遂之意吧。

若干年前，我曾在天目湖品尝了不少当地特色菜，如天目湖鱼头、白鱼、螺蛳等等，印象最深的则是一道素简的白色菜馍——白芹炒里脊。服务员小哥告诉我，这芹菜非一般芹菜，而是野芹菜在生长过程中，通过蒙盖、堆叠等手段，把它与阳光完全隔离开来，最终长成一身冰肌玉肤，其生产过程相当于一身翡翠。我意识到这是一盘真正的水芹菜。只是“失血”的水芹绵软、口感上欠一些，与一样绵而软的里脊丝同烹，倒也相得益彰。
这个冬天，假如天遂人愿，我愿回到乡下去，让冰雪封上三天，然后独自去住村外野地里，于旷野天雪中觅一从笑意盈盈的水芹，感受一份寒冬中的“芹”意。



泰姬陵前的爱情

陈光明 摄

祁翠花

旅痕

河西走廊的七彩丹霞

我在古老的画廊中穿行，看见百万年前造物主描绘的彩霞，点缀成祁连山中汹涌流淌的岩浆，于是，我的思想在斑斓起伏的画面上流动起来，内心有无数蒙昧被光烈的色彩点燃。“像大地喷洒岩浆烈火，似山岩披上五彩霓裳。”中国科学院尹泽生研究员说的这一处五彩霓裳，就在河西走廊中段张掖市境内。
甘肃张掖七彩丹霞，形成于600万年前，最高海拔3800米，主要由红色砾石、砂岩和泥岩组成。七彩丹霞面积约510平方公里，仅次于中国最大的赤水丹霞。它是地貌造型最丰富的地区之一，特别是窗棂式、宫阙式丹霞地貌，是丹霞地貌中的精品。

那一天，我们边走边看，远处那清秀秀丽、五彩缤纷的山包，好像一幅流动的山水长卷。那蜿蜒到山顶的小路，那么陡、那么险，又那么美。在山顶，那些五彩的山包比在山下看到的好像缩小了十几倍。它们有的像沙漠骆驼一座座连着一座，有的像屏风，上面是丹青彩绘，有的像彩色贝壳，在慢慢蠕动，有的像大象，似乎在夕阳中悠闲地散步……大片的丹霞像五彩的水波，大地的气血在流动。那种苍凉与壮美，是西部特有的风韵和气势。
有人说，是女娲补天时剩下的七彩石，被祁连山的泥土受孕，诞下这美丽的丹霞。我想，也许是古时的美丽一天，丝绸之路上那悠悠的驼队经过，赶驼人夜里入梦，群驼误入祁连山，撒落了华美的丝绸，使一个又一个山峦沟壑，长成丝绸之梦的绚丽，装点了这红土地上的美人，让她们用丝绸般柔润的彩绸，舞蹈成这一片丹霞的透迤？是否是张骞的足印、武帝的霸业，从百里狭长的走廊喷薄而起，化为铺天盖地的丹霞，烧红走廊的半壁江山？是否是隋唐的旗帜、匈奴的牧

马，游龙般蜿蜒于祁连，重组了一个关于民族融合生根的缤纷历史？沿着栈道攀登，到达一处观景台。极目所见奇峰突兀，山艳坡秀，好一派如梦如幻的风光。丹霞是各种矿物的大集成，在阳光照射下，矿物质呈现出不同的色泽，铁质岩呈红色，锰质岩呈黑色，泥质岩呈灰色，磷质岩呈灰蓝色，火山岩呈橙黄色，砾质岩呈青色，各色交集，使山体色彩绚烂。
许多山麓宛若披着七彩霓裳的睡美人，静卧于蓝天白云下。仔细琢磨，眼前一位彩衣女子枕绝岩，鼻梁俊俏，酥臂轻柔，玉腿舒展，下颌、胸和腹等部位所勾勒出的曲线尽呈窈窕娉婷之态，美得令人叫绝。

有些山峰简直就是建筑史上的绝世之作，那朱红色的柱梁，杏黄色的门窗，墨绿色的琉璃瓦，翘角飞檐，气宇轩昂，规整肃穆。一道道山岭，就是苍灰和褐红色的奇迹，似乎是燃烧了亿万年的火焰的余烬，在这里聚集，凝固成了大地的灵魂。

丹霞的美，是任何一个绘画大师难以描绘的。点、线、面、色块的完美结合，构成了一幅幅动人的画面，那深红色的流动的纹理，就像大地的肌肤，在起伏和跃动中，褶皱形成的阴影像山水画的各种技法展示，纵横交错的石林像宫殿和城堡一样神秘，冲击着你的视觉，使你不由惊讶。

面对丹霞，内心除了苍凉，更多的是坚韧。人居与自然，生活的烟火和大地的耸立，感觉真是奇妙。色彩像是某种人生，或者人世生活的某一个生动细节。山是大山，处处裸露着红色的热情。大自然本就是生命之山，充满原始的激情，不得不羡慕自然的伟大魅力。丹霞地貌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山，还应该是一座传奇的坚韧之山，自然、裸露、无私、大美、雷电劈不开，风霜摧不朽，情若丹霞，大放异彩。